

拉施特《史集》所记若干名号考察*

额尔敦巴特尔

[提要] 本文对 14 世纪初波斯史学家拉施特主编的《史集》第一卷《蒙古史》中有明确释义的一些族名、人名和称号等称谓进行了考察,发现这些称谓有一部分是蒙古语固有词,有不少是突厥语借词,也有一些是契丹语和汉语借词,说明辽、金、元时期蒙古族与其周边的其他民族交往交流密切,文化互借互鉴。

[关键词] 《史集》 蒙古语 族名 人名 称号

14 世纪初波斯史学家拉施特(Rashīd al-Dīn)主编的《史集》(Jāmi' al-Tawārīkh)是一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的历史名著。《史集》第一卷取材于伊利汗国宫廷档案《阿勒坛·帖卜迭儿》(《金册》)以及波斯、阿拉伯历史著作,如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伊宾·阿昔儿《全史》等文献资料。此外,拉施特根据孛罗等人的口述,加进了大量的史实和有价值的介绍及注解性的文字,其中不少为蒙古文、汉文史籍中所没有的珍贵资料 and 不同记载。这使得此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①。《史集》还收录了不少注解性文字的蒙古语的珍贵资料,其中许多语料在《元朝秘史》《蒙古译语》《华夷译语》《元史》等蒙古文、汉文文献中未作明确释义。这些资料对蒙古语词源学、训诂学的研究有重要价值。本文主要对《史集》第一卷所载有明确释义的一些族名、人名和称号进行初步的考释。不妥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一 族 名

1. 蒙古(مغول mugūl)。《史集》记载:“蒙古(m(ū)gūl)一词,意即‘孱弱’和‘淳朴’”(《史集》第一卷第一册第 251-252 页)^②。除了《史集》的训释以外,还有不少文献和近人对“蒙古”一名做过多种解释:(1)南宋彭大雅、徐霆《黑鞑事略》云:“黑鞑之国号大蒙古国。沙漠之地有蒙古山,鞑语谓银曰蒙古,女真名其国曰大金,故鞑人名其国曰银。”(许全胜 2014:1)(2)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2005:10)《突厥世系》:“‘蒙古’(Mogol)一词的词根是 MOUNG-OL。……MOUNG 的意思是‘悲伤’;ol 的意思是‘诚挚、坦率’。MOUNG-OL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3-14 世纪波斯文蒙古文献的搜集和研究(17ZDA191)”、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契丹大字文献整理与契丹语词汇研究(19BYY183)”的阶段成果。匿名审稿专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和建议。谨此致谢。

^① 关于《史集》的史料价值、各卷的内容、整理研究、校勘、翻译以及拉施特、孛罗的生平,请参阅余大钧(1984a, 1984b)。

^② 本文材料引自余大钧、周建奇《史集》汉译本,而其中族名、人名、称呼的波斯文原文采用的是德黑兰 1373 年 Raushan 本的波斯文。波斯文转写得到内蒙古大学朝克图教授的帮助,谨致谢忱。

的意思是“悲伤、坦诚”。(3) 罗密(1985:213)《蒙古世系谱》:“先是国号‘必达’,至是始号‘蒙古’。‘蒙古’者,以其剿定诸国,故曰‘蒙’,取居中驭外之义,故曰‘古’”。(4) 施密特《东蒙古史》:“蒙古一名,由意为傲慢勇敢之 Mong 字孳乳而出”(转引自韩儒林 2000:164)。(5) 道润梯步(1979:2)、额尔登泰、乌云达賚、阿萨拉图(1980:226)等认为,“蒙古”一词为“mönke(长生、永恒)和 qal(火)的结合”,“蒙古”为“长生之部落之义”。(6) 蒙古国学者曾德·达姆丁苏荣(2016:117)认为,“蒙古”一词意为“中心之国”。此外还有“强胡”说(阿尔达扎布 2005:8)、“角”说(周建奇 1998:4),等等。

以上诸说中,最早对“蒙古”一词作训释的是《黑鞑事略》。不过,该书的解释没有语言学的根据。蒙古一名,唐代以“蒙兀”首见于汉籍。唐代读音为 mung-ŋguet。“兀”字收声-t,唐代的西北方言,已读为-r。这个收声-t,正与 Mongghol 之-l 的对音。伯希和很早提出,“蒙兀二字是 Mongghol 之绝对的正规译音”(转引自韩儒林 2000:156)。从蒙古语音上讲,Monggol(蒙古)为刚性词,而 Mönggün(银)为柔性词。所以,这两个词不能勘同。日本学者白鸟库吉(2015)赞同《黑鞑事略》说法,认为蒙古即蒙古语 Mönggün“银”的对音。他所用的文献本身就不可靠,所以没有价值。除了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突厥世系》的“悲伤、坦诚”说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外,以上提到的多种猜测,都没有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虽然有的学者对《史集》的解释持怀疑态度(韩儒林 2000:162-163;邵循正 1985:85),但毕竟是蒙古人自己的说法,是“有历史价值的训释”(亦邻真 2001b:618)。当然,我们可以对《史集》所记的蒙古语词的训释提出质疑,但是没有提供其他更可靠的历史文献学的相关证据的情况下,完全否定《史集》的解释,也是不科学的。

2. 乞颜·孛儿只斤(Kiyan Borjigin)。关于“乞颜(Kiyan, قيان qīān)、孛儿只斤(Borjigin, بورجین būrjīn)”,《史集》说:“乞颜在蒙古语中,意谓从山上流下的狂暴湍急的‘洪流’”(《史集》第一卷第一册第 252 页),“乞牙惕-孛儿只斤成了成吉思汗之父也速该把阿秃儿子孙的称号;他们既是乞牙惕,又是孛儿只斤。‘孛儿只斤’在突厥语中,[意谓]蓝眼睛的人”(《史集》第一卷第一册第 253-254 页)。

耐人寻味的是,成吉思汗姓氏“孛儿只斤”竟然来自突厥语。这说明,突厥语对蒙古语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3. 汪古惕(Öngüt)。关于汪古惕(Öngüt, اونگوت aūngüt)部,《史集》说:“尊号为阿勒坛汗的乞台君主们,[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以防御蒙古、客列亦惕、乃蛮以及附近地区的游牧人,筑了一道城墙,这道城墙在蒙古语中称为兀惕古[atkū],突厥语则称为不儿忽合(burqūrquh)。[这道城墙]从女真海岸开始,顺着乞台、至那和摩支之间的哈刺-沐涟河岸[延伸出去];这条河的上源,则在唐兀惕和吐蕃地区内。[城墙的]任何一处,都禁止通行。起初,这城墙被托付给这个汪古惕部,责成他们守卫城墙”(《史集》第一卷第一册第 229-230 页)。汉译本的兀惕古(atkū)应改为汪古(Öngü),不儿忽合(burqūrquh)应改为约兀儿哈(yugurqa)。汪古部是突厥人、原蒙古人和吐谷浑、党项人的混合体,散居于阴山以北,辽金时期称为白达达(亦邻真 2001:578;周清澍 2001:104-119)。汪古(Önggü)不是这个部族的自称,而是蒙古人对他们的称呼。Yugurqa“约兀儿合”一词,《元朝秘史》中两见,旁译作“墙”(第 281 节、第 203 节)。Önggü“城墙”为原蒙古语词,13 世纪时,突厥语词 yugurqa“墙”已取代了它。

布仁巴图(2013:179-181)认为,“Onggod, 词根为 ong, 意为‘西方、西边’。这与他

们居住的地理位置有关”，“Onggod 部居住地在蒙古高原西部或生活在蒙古语部族的西边，所以得到这一称呼”。不过，这种说法仅仅是一种猜测，与历史事实完全不符。据《史集》记载，成吉思汗建国以前，乃蛮部游牧于今阿尔泰山及其周围广阔的地域内，东面与克烈部为邻，南隔沙漠与畏兀儿相望，西到也儿的石河（今额尔齐斯河）与康里人接壤，北抵阿雷和撒刺思河（今鄂毕河上游支流），毗连吉利吉思之境（《史集》第一卷第一册第 224 页）。而此时，汪古部人已在阴山以北地区居住和活动了三百多年。

4. 札忽惕（*jaqud*، چاوقوت *chāuqūt*）。《史集·成吉思汗纪[五]》汉译本谓，“（成吉思汗）同年秋天顺利地出征乞台、哈刺契丹、女真诸地以及蒙古人称做札兀忽惕、汉人用汉语称做乞台的地区去了”（《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 227 页）。不过，汉译本的译文不太准确。苏航（2017:28）将《史集》这一段内容直接从波斯原文翻译为：“是年秋，[成吉思汗]顺利出军征服乞台、哈刺契丹、女真地区，其地蒙古人称作 *Chā'ūqūt*，而用乞台人的话来说，把乞台称作‘汉子’”。《史集·成吉思汗纪[三]》又说：“（成吉思汗遣使对王罕说）怎么可以[谋]害从札忽惕[地区]、即从乞台地区救出札阿-绀孛义兄弟，还从蔑儿乞惕人手中救了[他]的那个人呢”（《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 175 页）。《史集·蒙哥合罕纪》又说：“札忽惕包括乞台、唐兀惕、女真和肃良合，其境被蒙古人称为札忽惕”（《史集》第二卷第 267-268 页）。

据《史集》上述记载，蒙古语“札忽惕”一词最初是指乞台、哈刺契丹和女真人及其地区。后来，将唐兀惕人和肃良合（高丽）人及其地区也称作“札忽惕”了。上述《史集》记载中，对“乞台（契丹）”这个名称的理解很重要。乞台即契丹，不过，这里所说的“乞台”（契丹）已经不是指 916-1125 年间建立辽国的契丹人。1125 年，辽国为女真人建立的金国所灭后，蒙古高原的部族仍以 *Khitat*（契丹，复数）来称呼女真人建立的金国，称金国皇帝为“阿勒坛汗”。如，《秘史》第 132 节：*Kitat irgen-ü altan qan*，旁译“契丹的百姓的金皇帝”，总译“大金”。在金元时期的蒙古人中，*Khitat*（契丹，复数）这一族称是“汉儿”的意思，指契丹人、女真人和淮河、秦岭以北的汉人（亦邻真 2001:562）。所以，这条史料中的“乞台”（契丹）就是“汉人（汉儿）”。“乞台人的话”，就是汉语。元代汉蒙对照辞书《至元译语》：“汉儿：札忽歹”（贾敬颜、朱风 1990:3）。《元朝秘史》第 281 节“札忽惕亦儿坚”，旁译“金人每百姓”，总译“金国”。古代蒙古人把部落、部族、民族、国家都叫作 *irgen*，从蔑儿乞、克烈等草原部落到金、西夏、花剌子模等国都叫作 *irgen*（亦邻真 2001:692-693）。据此，《秘史》所记“札忽惕亦儿坚”，是指金国及其统治下的百姓。总之，在金元时期的蒙古语中，*Khitat*（契丹，复数）和札忽惕的意思是相同的，都指当时的汉人和金国。

爱新觉罗·乌拉熙春（2004:94-95）在契丹小字碑铭中发现了相当于“汉儿”“汉人”的契丹小字 ，其读音为 **dʒjogur*。苏航（2017:25）认为，契丹小字  的语音形式为 **jauqur*，本义为“邻人、邻境”，特指辽代燕云一带。蒙古人继承了这一用法，又将这一称呼用于中原等地的居民，即蒙元史籍中记录的 *jauqud* 和札忽惕（*jauqud*）。据此，契丹语言文字的研究进一步证实《史集》对蒙古语“札忽惕（*jauqud*）”的训释是可信的。关于契丹小字 （**jauqur*）的词源，学界做过多种猜测，但都没能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苏航 2017:26）。最近，苏航（2017:27、30）提出，“契丹小字 （**jauqur*）为突厥-蒙古语 *yahu-/jahu-*“接近”的名词 *yahuq-/jahuq-* 的复数形式，其后借入蒙古语，写作 *jauqud*，而札兀惕和札忽惕或为其音变”，“皆指‘边界地区和百姓’”。笔者认为这种推论还需商榷。首先，《元朝秘史》之 *jaqa'un* 为 *jaqa*“衣领”的派生词，这应该是没问题的。*jahura*“路间、中

间、间、期间”一词结构中，-a 为附加成分，在古代蒙古语中表达在格的意义，jahu 为词根，而 jahur 为 jahu 的名词形式，而不是*jahuq。jahu，没有“接近、边界”的意思。再者，jaqa，除了本义“衣领”外，还有“边界”的意思。《元朝秘史》jaqa'un 的旁译为“两间、期间”，是为意译。蒙古语 jaqa 的尾音为 a，jahu 的尾音为 u，所以，这两个词不能勘同。因此，契丹语 𐰽𐰺𐰍𐰏 (*jauqur) 的词源仍是一个有待继续探索的问题。

二 人 名

1. 拖雷 (Tolui, تولای tūlī), 《史集》说:“拖雷, 号 (laqab) 称也可那颜和兀鲁黑那颜; 成吉思汗称他为那可儿。……‘拖雷’[一词]在蒙古语中是镜子的意思。自从拖雷死后, 镜子[一词]迄今犹须避讳。镜子的突厥名为阔思阔 (küzgü)。为避讳起见, 如今蒙古人遂称镜子为阔思阔”(《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 87 页)。《穆卡迪玛特词典》: Tolui: 镜子 (保朝鲁 2002:150)。《突厥世系》:“拖雷的意思是‘镜子’”(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 2005:94)。

Boyle (2011) 认为,“在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一书中, 拖雷常以‘兀鲁合-那颜’(得自 uluy 与 noyan) 一名出现。……兀鲁合-那颜 (uluy noyan), 那不是他生时所授予的荣衔, 而仅仅是为了避讳其名而采用的死后称谓”(转引自黄时鉴 I:310-312)。对死者人名避讳是蒙古人的古老习俗, 在《史集》中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如,《史集》“唐兀惕部落”:“以前, 蒙古人称这个地区为合申 (qāšin)。窝阔台合汗的儿子、海都的父亲合申死后, 禁用合申的名称。从此, 这个国家重新被称为唐兀惕, 迄今还称以此名”(《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第 235 页)。《史集》“窝阔台合罕纪”:“(合失) 由于他出生于成吉思汗征服现今称为唐兀惕的河西地区之时, 他遂被取名为合失。……他死去后, 合失[即河西这个名字]被禁用, 从此以后, 该地区被称为‘唐兀惕’”(《史集》第二卷第 12 页)。《史集》谈到“雪你惕部落”的著名人物时说:“另一异密小察合台: 由于当时察合台[成吉思汗之子]死去, 禁用其名, 此后[小察合台]就被称为雪你台 (sūn (i) tāi), 因为他是雪你惕部人”(《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第 163 页)。

最近, 有的研究者提出,《蒙古秘史》中人名 Tolon (脱栾) 为突厥语词, 意为“满、充满、盛满”。成吉思汗幼子 Tolui (拖雷) 的名字与这个 Tolun (脱栾) 一词有关系。Tolui~Tolon 可能是一词的两种不同形式 (布仁巴图 2018:12-13)。这一解释, 也未利用《史集》等文献对该词的明确解释, 仅依靠单纯的对音而得出的结论, 没有说服力。可以说, Tolui (拖雷) 是蒙古语固有词汇, 与突厥语词 Tolon (脱栾) 不是同一个词。

总之, 从古代蒙古人的避讳习俗和《穆卡迪玛特词典》的解释来看,《史集》对“拖雷”一词的解释是可信的。

2. 塔儿忽台·乞邻秃黑 (Tarqutai Kiriltuq, تارقوتای قیرلتوق tarqūtāi qīrltūq), 《史集》第一卷《泰赤兀惕部落》说:“在[也速该]时代之末和成吉思汗时, 有一个塔儿忽台-乞邻秃黑, ‘乞邻秃黑’意为‘吝啬’和‘贪婪’。由于他有这样品质, 才被称作这个名字”(《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第 297 页)。《史集》第一卷成吉思汗纪[三]又说:“‘塔儿忽台’是名字, ‘乞邻秃黑’为‘嫉妒者’的意思”(《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 156 页)。

法国学者伯希和 (1985:10) 曾经提出:“拉施特多次提到此人是阿丹汗之子, 说他身材高大肥胖。因此, 贝烈津便认为塔儿忽台出自 Tarqun (肥胖) 的一个形容词。不过在蒙古语

中，由形容词派生形容词的情况并不常见，而且塔儿忽台即使生而得名，何能预见到他日后身体肥胖，我认为塔儿忽台很可能是出自《元朝秘史》所谓塔儿忽惕部（第120、121节）亦即拉施特所谓 Tarhūt 部……拉施特说 tarqūtāi 是那人的真名，还说乞邻秃黑是其附加称号，这肯定有道理的”。

以本族名和外族名来取名是古代蒙古人命名习俗。《史集》“塔儿忽惕（tarqūt）部落”记载，“有个名叫塔儿忽台（tarqūdāi）的人，曾从合罕处来到我国[伊朗]；他是这个部落的人”（《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第192页）。“塔儿忽台·乞邻秃黑”是泰赤兀惕部，他的“塔儿忽台”这个名字是以外族名来命名的。古代蒙古人中外族名来命名的例子甚多，如，别里古台之孙灭里吉歹王、翁吉刺歹、术赤之子撒里答大王、阔端之子灭里吉歹王、宪宗之子阿苏歹大王、文济王蛮子、魏王阿木哥之子蛮子大王（《元史》卷一百七·宗室世系表第2714-2728页）。伯希和的看法是很有见地的。

最近，有的学者提出，“塔儿忽台（Tarqutai）是绰号，而乞邻秃黑（Kiriltuq）则是他的名字”（布仁巴图 2018:243、273），有的研究者则认为“塔儿忽台·乞邻秃黑（Tarqutai Kiriltuq）是绰号，不是人名”（阿·朋斯格 2011:83）。可惜，他们都没有注意到《史集》对“塔儿忽台·乞邻秃黑（Tarqutai Kiriltuq）”这个名号的训释，并未参考伯希和的著作，仅就字面上理解 Tarqutai（塔儿忽台）词根为 Tarqun（肥胖）。脱离史料而得出的说法是难以立足的。

3. 脱斡邻勒（Toyoril، طغرل tghrīl）。关于克烈部王汗的本名脱斡邻勒（Toyoril），《史集》第一卷《成吉思汗纪》中作了非常详细的解释：“王汗原名脱斡邻勒，用突厥语及客列亦惕部落语来说则是屯黑鲁勒。这是他们对一种飞禽的称呼，这种飞禽尽管谁也没有见过，但却为人们所知，就象西方的安卡鸟那样地出名。人们肯定地说：这种飞禽跟鹰很相像，嘴和爪子坚硬似钢。它一次能击落、捕杀二、三百只鸟雀。人们说：‘我们没有见过[这种飞禽]，但还是相信有这种[飞禽]，因为猎人和游牧民常常见到这样的事：有时在某个地方会从空中落下一二百只各种鸟雀，有的身首分异，有的翅膀撕裂、腿打断。由此可见，一定有一种可怕的飞禽杀死这些鸟雀，它的爪子该有多么坚硬呀！’这种飞禽就被称作屯黑鲁勒。蒙古人也知道这个词的意义，但他们称它为[脱斡邻勒]”（《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144页）。

11世纪的麻赫默德·喀什噶里（2002:507）《突厥语大词典》说：“toyril：一种猛禽。往往伤害上千只野鹅，却只吃其中一只。这个词也用于男人名字”。该词典对 toyril 一词的解释比较简单，而拉施特根据当时突厥、蒙古等各族学者们的口述，对这个神奇的猛禽作了更多生动的描述。

除了克烈部王汗的本名外，当时名叫“脱斡邻勒”的还有几个蒙古人。如，成吉思汗有一个族弟叫“脱斡邻勒”（《秘史》第166、第180节）。据《史集》第一卷《速勒都思部落（sūldūs）》的记载，“他的族人中，有个名叫脱斡里勒的右翼异密”（《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第285页）。

三 称 号

1. 成吉思（činggis، چینگیز chīnggiz）。关于蒙古开国大汗铁木真的尊号“成吉思”，《史集》说：“按照蒙古语，‘成’意为‘坚强’（mūstahkam），‘成吉思’为其复数”（《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第273页）；“‘成’是强大、坚强的意思，‘成吉思’是这个词的复数”（《史集》

第一卷第二册第208页)。关于“成吉思”的语源和语义,不同的训释意见也很多^①。亦邻真(2001:692)认为,《史集》对“成吉思”一词的解释最为可信。他说:“蒙古民间祭火的祈祷文中有这两句颂扬火镰的话:čing čilaqun eke-tü, činggis temür ečigetü.”(‘以坚固的[单数]石头为母,坚固的[复数]铁为父’)……从古老的萨满教传下来的这段祷文,印证了刺失丁书的解释是正确的。Čing训“坚固”,还有《华夷译语》为证:‘呈·巴图:坚固’。所以,兰斯铁、伯希和提出的‘大海’说并不能成立。”除了蒙古民俗学和语言学资料所提供的相关证据外,古突厥一回鹘文献记载和研究成果也证实《史集》对“成吉思”一词的解释是比较可信的。20世纪80年代末,罗依果(2013:392-395)将突厥碑铭中的čingiz一词,解释为“强健的”,主张源自古突厥语čingiz“可怕的,凶猛的,坚固的,强健的”;并认为,拉施特对čingiz“成吉思”一词的解释是可信的。

蔡美彪(2012)的《成吉思及撑黎孤涂释义》一文,根据《史集》对“成吉思”的释义,并参考澳大利亚学者罗依果等人的突厥—蒙古语言比较研究成果,得出“元人赵壁等所拟汉语谥号‘圣武’是‘成吉思’的最恰当的释义”的结论。白玉冬(2019)的《成吉思汗称号的释音释义》一文认为,西州回鹘王国时期的鲁尼文军需文书中出现人名“腊真巴彦谷成吉思(Lačın Bayangquq Čings)”,其中的čingis为“强大者”之义。蒙古语činggis存在源自回鹘语čingis“强大者”或蒙古语čing“坚固和有力”之复数形式所充当的名词的可能。Činggis之词根čing可能是阿尔泰语系共同语。

总之,蒙古民俗学、语料学的相关文献和突厥—回鹘语的研究都有力地证明《史集》对“成吉思”的解释是正确的。兰斯铁、伯希和所提出的“大海说”已过时了。

2. 蔑儿干(mergen, مرغان mergān),《史集》说:“‘蔑儿干’一词意谓神箭手”(《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第263页)。这条记载,也许是在古代文献中对“蔑儿干”一词本义的明确而最早的训释。蔑儿干(mergen)是古代蒙古男人名字中最常见的美称,据《元朝秘史》记载,从蒙古始祖孛儿帖赤那到成吉思汗的八世祖朵本伯颜的8代人中16个男性人名中,就有5个人名含蔑儿干(mergen),他们是豁里察儿·蔑儿干(第2节)、孛儿只吉歹·蔑儿干(第3节)、朵奔·蔑儿干(第5节、第9节)、豁里刺儿台·蔑儿干(第8节、第9节)、巴儿忽歹·蔑儿干(第8节)。据《史集》记载,弘吉剌惕所属诸部落的祖先的名叫主儿鲁黑(jūrlūq)·蔑儿干(《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第262页)。蔑儿干(mergen)这个常见的男人美称,体现了11-13世纪狩猎生产方式在蒙古游牧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在古代蒙古语中,mergen一词还有“能干的、聪明的、聪慧的”等意思。《元朝秘史》第74节说:Ögelün üjin eme mergen türüjü“诃额仑夫人生来能干”。《高丽史》卷一百二《李藏用传》(第256):“帝(忽必烈)闻藏用陈奏,谓之‘阿蛮灭儿干李宰相(口才好的李宰相)’”。《鞑靼译语》:“多能:蔑儿干”(贾敬颜、朱凤 1990:109)。

在现代蒙古语中,mergen词义为“聪明的、聪慧的、英明的、神明的;贤人、贤者”等,其“神箭手”的意义消失了。据阿尔泰语言学研究,突厥语族语言中的mergen一词是从蒙古语的mergen借入的,只保留着“神箭手”的意义(高·照日格图 2000b:100-101)。可以说,“神箭手”为mergen(蔑儿干)一词的本义,而“能干的、聪明的、聪慧的”等为引申意义。

3. 旭真(فوجين fūjīn)。关于“旭真(فوجين fūjīn)”一词,《史集》讲述成吉思汗父亲也

^① 关于各家论点的介绍,请参阅白玉冬(2019)。

速该把阿秃儿时说：“他有出自不同部落的许多妻子。其中长妻月伦旭真，是幸福、尊贵的子女们的母亲，又被称为月伦额客，是斡勒忽讷惕部人。‘旭真’是汉语‘妻子’（khātūn）的意思，由于他们住在该国边境附近，故使用了他们的语言”（《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 65 页）。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2005:73）《突厥世系》说：“成吉思汗的母亲名叫珂额仑，他有个别称是额可，人们也称她为珂额仑-额可或珂额仑夫人……汉语中的‘夫人’（Foudjine）一词，与蒙古语中的‘可敦’（Khatoun）、塔吉克语中的‘巴努’（Bānou）、乌兹别克语中的‘拜-别赤’（Baï-Batche）的意思相同，即‘家庭主妇与产业的女主人’”。

在《元朝秘史》中，“兀真”一词多次出现，旁译作“妇人名”“名”“母名”“夫人”“夫人名”等。乌兰（2003:201）认为，《元朝秘史》中的“兀真”一词是对蒙古语原文 AOIČIN（hūjin）的不正确音译，应当如《元史》作“旭真”。“旭真”源于汉语“夫人”，是汉语“夫人”的蒙古化读音的返译。

据《史集》记载，汉语的“夫人”一词金代已经进入蒙古语^①。金元时期汉语“夫人”的读音为 fužin~hužin。汉语“夫”（fu）为唇齿音开头的字，而蒙古语音一直到很晚还没有唇齿音 f，以唇齿音 f 开头的借词一进入蒙古语读成擦音 h 或 b 辅音。而汉语“人”（žin）在蒙古语中被读成 jin。“夫人”在蒙古语中读作 hūjin，《元史》中“旭真（hūjin）”是汉语“夫人”在金元时期蒙古语的实际读音（乌兰 2003:198-199）。在罗桑丹津《黄金史》中“旭真”写作 AOIČIN（hūjin），这是脱卜赤颜（《国史》）或《元朝秘史》原文的书写形式。为什么这样书写呢？这与回鹘体蒙古文的书写规则有直接关系。在回鹘体蒙古文中，符号 A 在表示零辅音、元音 a、e、辅音 n 的同时，在词首还表示辅音 h（亦邻真 1987:92-93）。在古代蒙古语中，“旭真（hūjin）”属于以 h 辅音开头的词。这就是罗桑丹津《黄金史》中被写作 AOIČIN（hūjin）的缘故。总之，“兀真（旭真）”是汉语借词，《史集》的解释，应无可疑。

最近，高·昭日格图（2015:49-52）对“兀真（夫人）”汉语借词说提出质疑，主张“兀真”不是来自汉语“夫人”，而是蒙古语的 ejen “主人”的词根按照蒙古语音交替规律而产生的，意义与“主人”相近的蒙古语固有词汇，意为“地位最高的女性”。但是他的这一观点仍缺乏历史文献学的相关证据，如上所述，《史集》对该词训释是可信的，仅依靠蒙古语音交替规律而得出的推论，是不可靠的。

4. 桑昆（senggūm، سنگون sengūn）：《史集》：“（王汗之子）亦勒合（ilqeh）-桑昆。亦勒合是名字，桑昆为‘公子’之意”（《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第 214 页）。桑昆，即辽代官职“祥稳”。《辽史·卷百十六·国语解》（第 1694 页）：“祥稳，诸官府监治长官”。“祥稳”借自突厥语 sāṅūn，而突厥语 sāṅūn 源于汉语“将军”。有趣的是，“将军”这个词，先从汉语进入突厥—回鹘语，又从突厥—回鹘语借入契丹语和蒙古语。这些借词充分体现了中原汉民族与其周边各民族之间的密切接触和交往。

5. 领昆（lingqun）。关于领昆（lingqun، لينگقون līngqūm），《史集》：“（海都）次子名叫察刺合-领昆……在乞台语中领昆一词为‘大异密’之意。因为他们与乞台国及其君主的领地临近，所以他们中间也使用和流行乞台居民[所用的]名词和称号。因为蒙古百姓不懂领昆[一词]的意义，所以说成了察刺合-领昆”（《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 23 页）。“领昆”，《元朝秘史》作“领忽”，《圣武亲征录》作“令忽”，源于辽代官职“令稳”。《辽史·卷百十六·国

^① 成吉思汗祖母速你古勒就有“旭真”称号（《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 59 页）。

语解》(第1700页):“令稳,官名”。

以上谈到的蒙古语中的契丹语借词都见于《元朝秘史》,旁译仅作“名”、“人名”,都没有明确的词源学训释。蒙古语中的大量契丹语借词,充分体现了古代蒙古人与辽的密切关系。辽对蒙古高原进行了长达二百多年的统治。在辽的统治下,蒙古语吸收了大量契丹语的借词。更为重要的是,辽金时期,蒙古人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蒙古语也借入了不少汉语词。

6. 斡脱古·孛斡勒(Ötögü boqol)。《史集》说:“斡脱古-孛斡勒[这个名称]的意思是说,他们[迭儿列勤诸部]都是成吉思汗祖先的奴隶和奴隶的后裔。[其中]有些人在成吉思汗时代立过值得嘉奖的功绩。[从而]确立了[蒙恩的]权利。因此,他们被称为斡脱古-孛斡勒”(《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14页)。这是一条研究古代蒙古社会形态的珍贵资料。关于斡脱古·孛斡勒(Ötögü boqol),亦邻真已有详考,此处不再赘述(亦邻真 2001:706-710)。

此外,《史集》还记录了古代蒙古人一直上溯到七世的祖先专称:“在蒙古语中父亲被称做额赤格”,“在蒙古语中祖父被称做额不格”,“在蒙古语中曾祖作额林赤黑”,“在蒙古语中高祖曰不都秃兀[?]”,“在蒙古语中五世祖曰不迭-兀古儿”,“在蒙古语中六世祖曰禹儿乞[?]”,“在蒙古语中七世祖曰都塔浑”,“自七[世]以上无专门术语,一律称做额赤斤-额不干”(《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79-80页)。《史集》关于蒙古人先辈称谓的这条重要记载,刘迎胜(2013:50-56)已有详考,此处亦不再赘述。

四 结 语

本文对拉施特《史集》所记载的一些蒙古语族名、人名和称号做了初步考释,我们可以得出如下4个方面的认识:

第一,《史集》对于古代蒙古语研究的重要价值在于,该书所记载的蒙古语词的训释都是出自通晓蒙古语言、历史和传说的孛罗等蒙古人的口述,是当时“蒙古人自己的说法”。《蒙古秘史》是《金册》《史集·成吉思汗纪》的重要史源。以上考察的古代蒙古人族名、人名和称号均见于《元朝秘史》,但都未做明确的词源学训释。蒙古民俗学和历史语言学的相关文献研究已证明,《史集》对“成吉思”“札忽惕”“旭真(兀真)”“斡脱古-孛斡勒”等蒙古语词的训释是正确的。所以,在未能提供有可靠的历史文献学和语言学的相关证据的情况,轻易否定《史集》所记载蒙古语料的历史语言学价值是不可取的。

第二,《史集》所记载的蒙古语中有很多是突厥语借词,如本文考察的 borjigin “孛儿只斤”、Toyori “脱斡邻勒”、yugurqa “墙”等。这些突厥语借词,体现了突厥一回鹳游牧文化对古代蒙古人的强烈影响。9世纪以后,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蒙古人接受了突厥语的一些词汇。但是蒙古语中仍保留着 Kiyan (乞颜)、Önggü (汪古)等原蒙古语的基本词汇。

第三,《史集》所记的蒙古语中还有不少契丹语和汉语借词。这些借词,体现了蒙古与辽、金和中原文化的密切关系。jaqut “札忽惕”、senggüm “桑昆”、lingqun “领昆”等都是辽代进入蒙古语的。辽金时期,除了 hūjin “旭真”外,还有 ong “王”、tayang “太王”、güi ong “国王”、taiši “太子”、següse “小厮”、čung “锤”、jeugon “赵官”、nangiyas “南家”等不少汉语词汇被借入蒙古语。

第四,近年来,古代蒙古语词汇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仅《蒙古秘史》词汇学方面就出版了好几部专著。不过,有些研究著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脱离或缺乏有可靠的文献

资料,仅依靠语言学的对音方法,对某一个词的语源和语义进行解释,得出的结论有很大不可靠性。

参考文献

- [1] 阿·朋思克. 2011.《〈蒙古秘史〉风俗研究》(蒙古文),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 [2] 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 2005.《突厥世系》,罗贤佑译,北京:中华书局.
- [3] 阿尔达扎布. 2005.《新译集注〈蒙古秘史〉》,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 [4] 爱新觉罗·乌拉熙春. 2004.《辽金史与契丹女真文》,京都:东亚历史文化研究会.
- [5] 爱新觉罗·乌拉熙春. 2006.《契丹文墓志より見た辽史》,京都:松香堂.
- [6] 白鸟库吉. 2015.《东胡民族考》(下),方壮猷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 [7] 白玉冬. 2019.《成吉思汗称号的释音释义》,《历史研究》第6期.
- [8] 保朝鲁. 2002.《汉译简编穆卡迪玛特蒙古语词典》,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 [9] 伯希和、韩百诗. 1985.《圣武亲征录注释(一)》,载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编印《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新编第39辑)(内部)(总第64辑)第1-45页.
- [10] 布仁巴图. 2013.《〈蒙古秘史〉词汇研究及原文探寻》(蒙古文),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11] 布仁巴图. 2018.《〈蒙古秘史〉词汇研究》(蒙古文),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 [12] 蔡美彪. 2012.《成吉思及撑黎孤涂释义》,载蔡美彪《辽金元史考索》第254-265页,北京:中华书局.
- [13] 策·达木丁苏荣. 2016.《蒙古文学史》(蒙古文),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14] 道润梯步. 1979.《新译简注〈蒙古秘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15] 额尔登泰、乌云达赉、阿萨拉图. 1980.《〈蒙古秘史〉词汇选释》,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16] 高·照日格图. 2000.《蒙古语族语与突厥语族语词汇比较研究》,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 [17] 高·照日格图. 2015.《论蒙古语“兀真”一词》,《内蒙古大学学报》(蒙古文版)第5期.
- [18] 韩儒林. 2000.《蒙古的名称》,载韩儒林《穹庐集》第153-165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 [19] 贾敬颜、朱 风. 1990.《蒙古语女真语汇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 [20] 拉施特. 1983.《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第二分册),余大钧、周建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21] 拉施特. 1985.《史集》(第二卷),余大钧、周建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22] 刘迎胜. 2013.《至元元年初设太庙神主称谓考》,载刘迎胜《蒙元与13-15世纪的世界》第48-70页,北京:三联书店.
- [23] 罗 密. 1985.《蒙古家谱》,载朱风、贾敬颜译《汉译蒙古黄金史纲》(附录三)第205-242页,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24] 罗依果. 2013.《成吉思汗-合罕称号再探》,陈得芝译,载陈得芝《蒙元史与中华多元文化论集》第389-40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25]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 2002.《突厥语大词典》(第一卷),北京:民族出版社.
- [26] 邵循正. 1985.《蒙古的名称和渊源》,载邵循正《邵循正历史论文集》第106-11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27] 宋 濂等. 1976.《元史》,北京:中华书局.
- [28] 苏 航. 2017.《论札忽惕与契丹小字 **𐰽𐰺𐰍𐰏**》,《民族语文》第2期.
- [29] 脱 脱等. 2016.《辽史》,北京:中华书局.
- [30] 乌 兰. 2004.《〈元朝秘史〉“兀真”考释》,载中国蒙古史学会编《蒙古史研究》(第七册)第198-201页.

- 页,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 [31] 许全胜. 2014. 《〈黑鞑事略〉校注》,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 [32] 亦邻真. 1987. 《〈元朝秘史〉(畏吾体蒙古文)复原》,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 [33] 亦邻真. 2001. 《畏吾体蒙古文和古蒙古语语音》《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评〈新译简注蒙古秘史〉》
《至正二十二年蒙古文追封西宁王忻都碑》, 载亦邻真《亦邻真蒙古学文集》第 511-543 页, 第 544-582
页, 第 606-626 页, 第 627-693 页,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34] 佚名. 2012. 《元朝秘史》, 乌兰校勘, 北京: 中华书局.
- [35] 余大钧. 1984a. 《蒙古朵儿边氏李罗事辑》, 载《内蒙古大学学报》编《蒙古史论文选集》(内蒙古大学
学报丛刊)(1) 第 271-305 页,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 [36] 余大钧. 1984b. 《拉施特丁主编的历史巨著——〈史集〉》, 载《内蒙古大学学报》编《蒙古史论文选集》
(内蒙古大学学报丛刊)(4) 第 256-278 页,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 [37] 郑麟趾等. 1972 《高丽史》(下册), 首尔: 亚细亚文化社.
- [38] 志费尼. 2004. 《世界征服者史》, 何高济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39] 周建奇. 1998. 《辽金元史札记三则》, 《内蒙古大学学报》第 4 期.
- [40] 周清澍. 2001. 《汪古部的族源》, 载周清澍《元蒙史札》第 90-119 页,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 [41] Blo bsang bstan gñin. 1990. Erten-ü Qad-un Ündüsülegsen Törö Yosun-u jokiya-l-i Tobčilan Quriyaγsan Altan
Tobči kemekü Orošibai. Ulaγanbayatur (罗桑丹津. 1990. 《简述古昔诸汗礼制诸作黄金史》, 乌兰巴托).
- [42] John Andrew Boyle. 2011. 《关于术外尼书中若干蒙古宗王的称谓》, 黄时鉴译, 载黄时鉴《黄时鉴文集》
(1) 第 310-317 页, 上海: 中西书局.

Some Appellations in Rashīd al-Dīn's *Jāmi' al-tawārīkh*

B. Erdenibaatar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appellations, including tribal names, personal names and titles, with explicit interpretations in the first volume, viz. history of the Mongols, of *Jāmi' al-tawārīkh* (the Compendium of Chronicles), compiled by the Persian historian Rashīd al-Dīn at the start of the 14th century. The study shows that among these appellations, some are native Mongolian words, quite a few are Turkic loanwords, while some others are Khitan and Chinese loanwords, which reveals a close ethnic communication as well as cultural borrowing and transmission between the Mongols and other neighboring ethnic groups during the Liao, Jin and Yuan dynasties.

[Keywords] *Jāmi' al-tawārīkh* the Mongolian language tribal names personal names titles

(通信地址: 010021 内蒙古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

【本文责编 木再帕尔】